

革命者的鄉土

著 凡 陳

版出 社代時



前記

記者自去年十月由重慶回到廣東，到現在已經半年了。在這半年中，曾看到了接收的混亂，看到中共「東江縱隊」問題的發生、僵持與初步的解決，看到政治的低潮，看到普遍於廣大人民的貧窮與苦難。收集在這本小書裡的幼稚的東西，就是我盡環境的可能所作的紀錄。這些通訊，大部份是在重慶、上海和天津的「大公報」上發表過的。新聞記者的文字，本來是最有時間性的，所以應當隨時間的消逝而失却它的現實意義。如果它過了時而仍不失其現實意義，那恐怕就是因為現實並沒有多大的改變了。在我，倒寧願其並不如此！

作為一個新聞記者，我的看法是：他須有人民的立場；他的原則是：或許有無知的錯誤，但絕不許有有意的歪曲；他的態度永遠是學習的：所以我希望讀者能指出我的錯誤。

人說廣東是革命者的鄉土，我這本小書，已經褻瀆了這個名字。但願廣東人不責自己污辱這個名字！

三十五年五月 廣州

目次

前記

兩樣的勝利·····	(一)
悲憤寫廣州·····	(五)
還鄉記·····	(一〇)
廣東近訊·····	(一六)
軍事調處在廣東·····	(二四)
一次徒勞的出發·····	(三二)
和平的面影·····	(四五)
人爲的殺害·····	(五四)
廣州春暮·····	(六二)
嶺南風候·····	(七三)

兩樣的勝利

記者於十月廿六日由重慶乘飛機抵華西第一大商埠的廣州，離廣州區已有兩月。因勝利而來的興奮已過去了，爲勝利而放的爆竹也早已不聞了，爲歡迎軍國旗而搭的彩牌樓，拆的拆了，不拆的也慘然無色了，原是一片沉寂，一片灰色！

十日來，記者分別訪問了各階層的市民，至少有一百人，這些人中，有靠小本錢作小買賣的老闆，有靠自己的血汗維持生活的碼頭工人和黃包車夫，有出賣自己的肉體去養家的私娼，有淪陷期間在城市寄生的中層份子，使我驚奇的是：沒有一個人能明確的說出勝利究竟對他們帶來什麼好處！

不過狂歡是有過的，當敵人投降的消息傳到後，全市的人心簡直成了一個狂歡的沸鍋，一天到晚滾着洶湧的水花！，爲的是他們從此可以一脚踢開這七年來壓在他們頭上的殘暴的統治者。但眼着「免遣軍」擁進來了，「地下軍」鑽出來了，各式各樣的「有槍階級」都爭

先恐後地搬到廣州來，看到東西就搬，搜到鈔票就要，~~印~~不出就嚇，拉，總要把他們的金飾鈔票追出來。否則說一句「我們隊長請你！」就嚇得架。市民聽說這些豺狼虎豹，都是政府「遣」來的，派來的，最初半信半疑，及後則無不睜着半信半疑奇半是恐懼的眼睛才廣州人的頭，剛在日本的頭低下去的時候抬起來，不一刻又在這些人的淫威下低下去了。就在這一場混亂裡，不少廣州人因此破產。

廣州市民一提起八月下旬至九月中旬的混亂，無不痛心疾首。那時候，祇要臂上纏一個亂七八糟的臂章，手上拿一張封條，腰間掛一支手槍，就隨便可以封屋運貨。有些更差的，拿到一張封條，到甲家貼上，把東西搬光，又輕輕地撕下來，拿去封乙家，這樣一條封條就有了許多妙用。更痛心的是，文化界也竟有不少精悍的「先遣」部隊。

在這樣混亂的情形之下，市民聽說國軍要來了，就日夜盼望國軍快來。國軍入市後，情形稍為安定了點。但跟着偽幣停止使用，市場立呈混亂，混水摸魚的藉此發財，而一般市民苦透了！國幣沒有，而偽幣一時又不能兌換，簡直連兩頓飯都發生了問題，在這期間，會有人因而成了餓殍。混亂的情形稍定後，商人在這個浪潮裡的損失都取償於貨價，因此物價飛

漲了！更有，由後方來的人，都帶着大量的洋幣，買東西的胃口和他們吃東西的胃口一樣大，物價因此更高。在從後方來的人拿着關金與美金的物價便宜的時候，廣州人已經支持不了。收復區的人民到此才痛切地看到了勝利所帶給他們的東西底面目，第二度失望了！在歡迎國軍凱旋的彩牌樓上，有這樣的對聯：「抗戰八年容易過，和平日子實難捱！」有些牌樓上有人吊起了飯鍋，暗示着吊起飯鍋等餓死的意思。民衆的「歡迎」，竟是冷嘲和憤怒！

「勝利」在收復區人民的眼睛裡，是表現在軍隊的威風上，在士兵手上的新式手錶和閃光的戒指上，在由後方來的人的豪奢上：茶樓酒肆的大喝大吃，「勝利大圓」的歌舞，整疊的關金和法幣上。在少數人的特權上，這祇要舉一個例就夠了：廣州市府規定筵席捐抽百分之二十，可是「機關上的人」，祇要說一聲「我們是免稅的」就可以免稅。連政府法規也對從後方來的官吏退避，人民對他們當然祇有必恭必敬。所以，被征服的不祇是日本人，收復區的人民同時也被「征服」了。

廣州的報紙，我想比任何一個後方城市都要多，但輿論却仍然是一片混亂，前些時有些報紙，把收復區民衆統稱做「僞人」或「僞民」，許多身份特殊的人，又隨便向那些「僞人

「和「偽民」敲榨。但同時，有些明明是做了漢奸的人，却仍然在街市上大搖大擺。有些偽組織時候的公務員，光復後仍留在政府裡。徒手的日本人，當局也明令善爲保護，不得虐待。這些事情混雜在一起，漸漸使人民發生疑問。漢奸問題造成了許多混亂，在廣東大漢奸「先遣軍」總司令招逆桂章被捕之前，竟至有報紙（這個報是由招桂章出錢辦的）做評論，讚美他做漢奸是「值得學習」的！我們現在在教育復員工作上，正大談其改造偽校員生思想，但漢奸問題所投射於收復區人民心上的暗影，我們却裝着沒有看見！

廣州是光復了，但廣州不是一個乾乾淨淨的廣州，隨處是垃圾堆，隨處有蒼蠅飛舞，晚上，最繁盛的長堤大馬路的騎樓下，隨處睡滿難民，隨處跑着私娼，生活的呻吟隨處可以聽到！但在同樣的黑夜籠罩之下，因勝利而易主的崇樓巨宅，電燈通明，酒肉宴歡，笑聲瀾漫。勝利，在牠一到來的時候，就已分開兩種了。

長堤的「先施公司」，淪陷以後被改名爲「大東亞飯店」，在廣州光復以後，聰明的老闆把「大」字抹去了，再在原位刷上一個黨徽，略爲改頭換面，又原封不動地照常營業下去了，這好像就是對我們的一個生動的諷刺！（三四年十一月七日）

悲憤寫廣州

記者離開了廣州七年多，最近由重慶回到廣州，有兩個表面很矛盾的感覺：一方面覺得自己似乎從來就沒有離開過廣州；另一方面，却又覺得一切都陌生得很。前一種感覺，使我有提防慢慢地溶化在這個環境裡的警惕；後一種感覺，一天到晚刺激着我的神經，使我幾乎暈倒在一種難以名言的痛苦裡。其實造成兩種不同的感覺的原因祇有一個，那就是：現在的廣州從許多地方看來，還是七年多以前的廣州，也就因為這一點，使一個由重慶歸來的人感到意外的驚異。

第一個最明顯的感覺，是官威和貪污比什麼都快地在收復區復員了！（不把牠叫做復原，是恐怕牠比原來還要厲害。）就記者接觸所得的印象，在廣州，一個科長的氣焰恐怕比重慶的一個部長還要大！一個警察，他對於一個小販或一個鄉下人，比香港的印度巡捕對待中國人還要強霸得多！最近广州市的房東們，正天天談論租簿，要到警局去領一個作為收租和

繳納房租費的憑據的租簿，往往走十天半月，輾轉請託都領不到。可是同時又有租簿的黑市，原來祇售數十元一本，黑市却賣二三百元。賣者固認為尋常，買者也認為額外添錢，也是衙門的「通例」。事無公私巨細，一開始就要說人情，承辦稅捐之類的事情不必說了，就是開一隻船，運一批貨，首先就要先講「人事」。祇要身在官場，都可以令人詭譎而側目。官民兩方，似乎都覺得國家官吏和政府機關都不是為替人民服役而設的，而是為統治和剝削人民而設的。這一次的文武官員，既是由後方帶着勝利者的姿態而來，就除了官的威儀之外，更好像多了一重征服者的資格，「殖民地」的老百姓，就更加懾服無聲了。就連我這個不值錢的新聞記者，因為名片上印了「特派員」三個字，使收復區的親朋戚友也特別敬畏三分。或則問我接收到——更明確的意思是搶到多少物資；或則說我入息一定十分豐厚，因為照他們想，照例應該有不少人要向我送錢；或則來請託人事，以為我這個「特派員」也一樣地炙手可熱。記者在廣州吃第二餐飯的時候，女侍把帳單遞上來，一定是因為看見我那一身軍服，所以帶着惶恐恭順的神色，開口就用卑屈的聲音說：「先生！請你簽個字，免稅。」我生氣極了，毫不思索地就罵了一句：「我又不是汪精衛！」這倒弄得她非常無所措手足，自

已度心一想，不禁熱淚盈眶，匆匆付賬走了。單舉記者親身所過的一部份的感受，就是見收復區人民對我們中後方到收復區來的人感想為何加了！說得慘痛一點，我們不是淪陷區人民的解放者，我們只是壓在他們頭上的另一個統治者！對於瘡痍滿目的收復區，我們不是嚴冬過後節和暖的春風，我們只是洪水過後的烈火。

答稱接收到現在已經三個多月，可是亂糟糟的情形還是隨處皆是。究竟我們接收到了多少物資，至今還沒有比較明白的統計，不要說是十分正確的統計，更不談加以正當的利用了。大概在接收開始的時候，收復區被看成一個金銀滿地的寶山，誰腳步快，誰就去要。其次，物資都有主了，物資都給捷足先登的人拿去了，到這一接收競賽已稍爲告了一個段落之後，比賽的不再是腳步快慢，而是手臂戰硬了。於是爭論手續，互相攻訐，大狗咬小狗，沒有力量的，就要把看到眼嚙嚙的東西也吐出來。這樣的情形，現在還未了結。所以始終只有一個亂字！國家物資的損失也只因為這個亂字！比方鹽步的廣東紙廠，經過一度的接收再又交到經濟部生產局粵桂區特派員辦公處去的時候，重要的零件就損失了。辦公處的一個人對記者說，他們爲保護這個紙廠，連衛人守衛在內，就花了幾十萬。新軍勳儒在廣州的汽油本來

很多，可是現在普通人要在廣州找一些汽油已不容易，除非你出高價去向汽油保有人購買。廣州全市在日軍投降前有九千多部電話機，到接收以後，就祇剩了四千多部。就算鴉片烟，據說也不見了幾萬兩。行政效率，也因勝利而更低減了。就記者親身的經歷，交涉一件小事，就算親自送上公函，連登門拜訪及電話催請一起都辦了，也非十天半月得不到結果。這因為少數機關確有人少事多的情形，但多數機關則人手雖多，却因為忙於爭物資以外，還要忙於享受，有些人更要忙於做生意，也就不能不耽擱公事。而接收工作之無準備，接收方法之不研求，接收態度之不嚴肅，又是其中大原因。有一個機關派人帶我去看一個倉庫，他帶了一箱鑰匙，一共有數百條，差不多每一條都開過，前次弄了半點多鐘，才算幸運地選到了這條鑰匙，把鎖打開了。你想這不是和自己的時間開玩笑！

和「復原」同時，廣東十年前最黑暗的暴政之一，即當政者可隨意查禁報紙，忽又在廣州復活了。本月十九日，由省黨部召集的黨政軍聯席會議，會有如下的決議：凡外地（廣州以外）出版之報紙，須先經現由廣州市黨部審查余建中主持的第二方面軍軍訊審查處准予，始得在市內銷售，否則一律查禁。又廣州的新聞發表，須先經該處事前檢查，而且它雖然叫

做「軍訊」審訊處，但就它所規定的審查範圍，幾乎一切無不包括在內。這是中央法令以外的法令，目的在造成思想之貧血。在廣州，凡是剛從後方回來的讀者，無不以飢渴的心情，希望能看到如重慶、昆明、上海等大都市的報紙，因為他們想看到在地域的狹隘的新聞檢查下出版的報紙上所看不到的東西。記者到此後纔發現了這一點：前此一般人以為交通不便足以助長軍事割據，實則交通不便也足以助長思想割據。交通問題，已成了復員工作上最重要問題之一了。

在這樣的情形下，廣州輿論的貧血是可想而知的。每一個從後方回來的讀者，漸漸都因為如下的經驗而感到迷惘：那就是在這兩三年來在後方大都市久已成為普通輿論之較合理的政治意見，在廣州都有被人誤認為「危險思想」的危險。

說到交通，交通部啊！廣州人都要問你：為什麼由重慶寄一封航空信到廣州要二十多天，寄一封平信要兩個多月？為什麼連新聞電都不通？你說是軍公電太多，太忙，你究竟有檢查過那些電文是說公事的呢還是說私事的沒有？（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還鄉記

記者最近抽了幾天，回到一別七年的故鄉——離廣州不遠的三水縣去了一次。一方面省視父母，一方面也有意從下而上，從作爲地方自治單位的縣，看看收復區。

現在的廣三鐵路，祇有廣州佛山段通車。車票一百七十元，座位不分等，恐怕是最便宜的票價了。由廣州至佛山，快則五十分鐘，慢則一小時，行車速率和戰前差不多，比廣九綫行車效率要好得多。不過車廂破舊不堪，沿途各站房屋也多破壞，充分表現鐵路復員之不易。佛山至三水河口段，全部路軌經被敵人拆除，非俟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運來的鋼軌到達後，恐怕談不到重鋪。因此廣三路全綫通車還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可以做到。廣三路河口站本來是與西江水運接駁的樞紐，亦即西江經濟動脈之一節，現在硬化了，停頓了，就相當地影響了沿綫的經濟復員，而且使不少人失去了生活根據。而目前一切的問題，幾乎都與交通問題有密切的關係，深盼交通當局速謀修復。現在由佛山至三水段鐵路路基，被因陋就簡地開作

公路，每日有汽車接駁，不過運費較之火車超出兩倍。交通困難之作用於物價，就是貨物成本增加，物價上漲。

今年西江沿岸因開始則以水，繼則以旱，一部份地方又患稻苞蟲害，故禾稻多失收。現在已經是農曆十一月底，照往例早應收割完了，可是在鐵路兩旁所見的稻田上仍多未曾收割的稻子。稻苗都是瘦黃的，細看一下，連一顆穀子也沒有。因為收割那些稻苗連人工也撈不回來，所以多數留在田上，無人理睬。這就預告廣東糧食問題的嚴重。現在廣州米價已達一萬一千餘元，比收復前已漲四倍了！但是沿途所見的村民，沒有一個人有一件完整的衣服，可見米貴對於祇有勞力的農民，也沒有甚麼幫助。他們就算有一些穀子罷，但賣出兩擔穀子仍然買不到一套衣裳。何況在重租和高利貸的剝削下，他們根本上便不會有剩餘的穀子！廣大農民的生活問題不解決，任我們談勝利也罷，復員也罷，根本不能解決民生問題。

恢復後的縣政，除了借糧抽稅，幾乎一切都還是停頓。淪陷了七年的鄉村，一片蕭條的剝削，等於一個人經過了一次很危險的大病，牠需待休息了，至少得讓牠安靜地喘一口氣了。貧苦到極點的農民，他們第一希望政府停止一切徵役，可得有機會想一想。勝利以後，中

履明令收復區田賦停徵一年，又停止徵兵一年，正是看到人民痛苦的適切的設施。可是縣府還治之後，第一件重要的事便是借徵公糧。起初縣政府怕單獨負責，便着由地方社團，縣黨部等組織了一個「縣公教團警公糧籌給委員會」，負責徵糧的事，這樣徵糧的事便成了所謂「民意」，而且連「借」的意思也抹了去了。後來中央再有明令厲禁假借名義徵糧，縣府乃又改徵代金，決定每地稅一元徵代金四百元。總之名目和辦法是多樣的，但實際結果祇有一個。本來徵糧如果祇徵到地主身上，受損的祇是少數人，可是實際受影響最深的，也是最痛苦的，仍然是那些祇有少到僅足糊口的耕種的自耕農和根本沒有土地的佃農。因為地主在納稅上的損失，照例是轉嫁到佃農的身上的。現在已有地主要佃農將租額提高，原來是五、六分租的都要提到七、八分租了。所以勝利以後，自耕農和佃農的生活不但沒有改善，而且因為一般的物價高漲，反而如水益深，如火益熱，其結果將引致社會的騷動，固不止使政府失信於人民而已。

在這種情形之下，農村高利貸流行是其必然的結果。就記者的故鄉而論，借一千元，一年就要還二千二百元，甚有要還二千八百元的。借一百斤穀子，一造（半年）要還二百五十

斤，借一隻牛耕一造，要二百斤至二百五十斤穀子作代價。一般農民的生活已苦到不能再苦。前昨兩年，記者故鄉一帶，因一部份田地爲敵人圈入警戒圈，不准耕種，許多人白白餓飯，每天以野菜維持性命，結果不少人因營養不良，經過一度黃腫之後，便死去了，我的家庭原可算是中等人家，但也有一個長時間，家人每天只靠兩頓稀粥過日子。許多親戚故舊也陷入同樣的命運，說起來令人忍不住眼淚。我的村莊，在附近各鄉中也可算是財富比較好的村莊，但面對着這個寒冬，連一件破棉衣也沒有的人至少在百分之五十以上。在貧窮和飢寒的壓迫下，農村的人口日漸稀少，農民的健康日更惡化。政府再要向這樣的人民徵收不息，就是不引起惡劣的後果，也太不人道，太殘忍了！

經過這次戰爭，農村裡房屋破壞也相當厲害。這些房屋不一定毀於炮火，敵人常常因爲各種祇有牠才知道的理由，把我們的房屋破壞和拆卸。我家附近的三個村莊，一個給拆去了三分之一，一個則只剩了一座房子，一個則拆了幾乎是二分之一，因之不少人口痛感無家可歸。就現在這樣的農村經濟情形看來，再過兩代恐怕也無法重建。社會經濟的各方面是連環相繫的，就記者的故鄉看去，因爲大家沒有能力重建房屋，因此磚瓦簷的火早滅了，市場上的

草也因爲沒有人燒磚造瓦而荒棄了。這樣互相影響，互爲因果，最終是農村將成沙漠！這將是敵人投降後又屹立在我們面前的一個最可怕的敵人，而且到現在爲止，還沒有一點象徵，叫我們相信我們可以把這個可怕的敵人打倒。

一方面是廣大貧苦農民急待着休息，另一方面，一般公務員也正在生活上掙扎，處境也十分艱困。一個普通的縣政人員，除了五斗公糧，就祇有二三千元的收入。在目前的物價情形之下，實在是一個人也活不了。最近縣府職員即使有家眷的，也紛紛到縣府開膳，這並不是因爲縣府的飯菜好些，而祇是因爲這樣一來，他就可以減少一些籌謀柴米的憂慮。所以如果連五斗公糧也沒有了，他們就祇比乞丐稍好一點。縣府的收入，普通祇靠屠宰稅，營業牌照稅，和其他一些雜稅，但人民生活既如此貧窮，一般市鎮的商業又未曾復活，收入是很有限的。稅收小的一個最簡便的補救辦法是提高稅額，稅額提高立刻起作用於物價，使物價更漲，同時更降低了農民的購買力，循環影響，又只有自食其果。所以各方面都是挖肉補瘡，結果弄成處處潰爛。普通一個區署，是四員一役，即是一個區長，兩個指導員，一個錄事，一個公差。但一個區署的經費，每月只有辦公費四百多元，真是連筆墨費也不夠，五個職工